

渐入深秋!天冷你就回来,别在风中徘徊……

昨日上午9时许,一位热心市民在西祠胡同发帖称,这两天路过迈皋桥地铁站,总看到一对流浪母子,妈妈很瘦,孩子4岁左右,有时还光着脚。这位市民准备了小被子和小棉衣,想送给这对母子,可惜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。

昨日中午,现代快报记者前往迈皋桥地铁站附近,找到了这母子二人。

见习记者 吴頔/文 现代快报记者 辛一/摄

# 迈皋桥地铁站旁 有对流浪母子……

## 娘俩接受了救助物品,却不肯去救助站



救助站工作人员曾建强与现代快报记者(右一)为母子俩送来食物和水

### 找了好久 才看到母子二人

昨日中午开始,现代快报记者便赶往迈皋桥地铁站。在地铁站外侧广场靠近移动公厕那边的大厅里,有一个残疾人通道。记者注意到,通道两侧长长的栏杆上,挂了被褥、席子,也有大人和小孩子的衣服。

据附近手抓饼店的老板介绍,栏杆上晾晒的都是那娘俩的物品,平时两人就睡在大厅里,已经半个多月了。“他们也不乞讨,晚上我们关门,他们就睡门口,早上我们开门,他们就起来,用公厕的自来水洗把脸。”老板说,残疾人通道附近是他们的“据点”,也经常有路人送来穿的、吃的给母子俩,但是天渐渐冷了,小男孩衣服单薄,还常不穿鞋子,光着脚在广场上乱跑。

下午两点左右,记者终于在地铁站2号出口附近找到了母子二人。小男孩大约4岁模样,母亲年龄大概30多岁。



母子俩寄居在地铁站附近

### 从“金口难开” 到“露出笑容”

母亲很排斥任何接近他们的人,不愿意多说话。“小朋友,你叫什么名字?”“几岁了?”“你们家是哪里的?从哪儿来?”“你喜欢吃什么,阿姨买给你好不好?”刚开始,无论记者怎么沟通,母子二人就是沉默不语。

随后,记者联系了迈皋桥派出所民警和市救助站工作人员。民警到场前,母子二人在小广场附近的草坪上玩耍。但是母亲一看到警车和警察,就抱着小男孩赶紧走了。

记者和民警找了老半天,才又找到他们,无论如何劝说,母亲只是紧紧抱着小孩,偶尔用大家都听不懂的话说着“不需要、不用”之类的话,虽然目光有点呆滞,但戒备心很强。

救助站工作人员到场后,与记者一起努力劝说,两个多小时过去,终于给他们送上了食物,两人的抵触情绪也减少了许多。

根据口音,救助站同志分析是他们广西一带的。但是这位母亲告诉现代快报记者,他们是浙江杭州人,自己叫小红,小男孩名叫家辉,是亲生儿子,今年6岁。

当记者来到广场附近店铺要热水,为小家辉泡面时,先前很排斥记者的小家辉,终于露出了孩子般天然的笑容,一路小跑跟着记者,冲着记者痴痴地笑着。

救助站工作人员与记者离开前,母子二人吃上了热腾腾的泡面。小红细心地喂着小家辉。而记者再给家辉零食时,小家辉都很乖地接受,并把食物都塞到妈妈手里。母子二人终于都露出了笑容,但他们依然不肯去救助站。

### 天气越来越冷 孩子非常让人担心

救助站救助三科的曾建强科长告诉记者,母子二人对外界的戒备心依然很重。“收容遣送条例被废除后,救助时不允许强行遣送,救助工作是本着自愿救助的原则的,如果他们拒绝,救助站也无权强行带走母子二人。”曾科长说,他们会继续关注这对流浪母子,劝说他们去救助站。

可是眼下,天气越来越冷,夜间露宿在四面透风的大厅里,万一孩子被冻坏了怎么办。记者在与这位母亲沟通时,也发现她在语言和行上表现出各种异常,比如对外界过于警惕,天冷了也不给孩子穿上鞋袜,说话语无伦次等等,疑似精神有问题。

那么这样的一位母亲能否承担这个孩子的监管责任呢?江苏诺法律师事务所耿延律师说,虽然目前没有对小红进行精神鉴定,但是根据记者描述,耿律师认为,小红疑似精神有问题的话,建议有关部门对她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,若确实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,那么自然不能承担对孩子的监管责任。对此,民警表示,有关部门对小红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的话,比如将她送到南京脑科医院做鉴定的话,也需要小红本人同意才行,警方也无权强行将她送去。

如果小红无能力监管,孩子又该由谁来监管呢?耿律师说,如果小红被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话,事情倒好办了,可将孩子视为无正常监护人,“那么可以直接联系儿童福利院等救助机构。”耿律师表示,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及时行动起来,保护这个孩子。



小宁一个人蹲在桥下烧火 现代快报记者 马晶晶 摄

## 水关桥下 小伙在默默地烧火

不过他不是无家可归,只是内心“受了伤”

水关桥下怎么在冒烟?昨天,武先生路过此处,连忙下去看看。桥洞里,一个小伙子正蹲在地上烧什么,看上去十七八岁,也不说话。“该不会是流浪的孩子吧?”武先生便给现代快报96060热线打来电话,希望能够帮帮他。

现代快报记者 张玉洁

### 发现 桥洞里,他在默默地烧火

武先生是昨天上午8点多发现这个小伙子的,“你在这烧火干啥事啊?”听到问话,小伙子抬起头来看看,没搭腔,然后又低下头,继续拿树枝拨弄着火堆。见小伙子不吭声,武先生只好提醒他赶快把火熄灭。

离开后,武先生才想起来,自己之前见过这个小伙子。他告诉现代快报记者,一个月前,小伙子已经出现在桥洞里了,有时会看见小伙子躺在河边观景平台的木头长椅上,“有时候还拿本书坐在那里看”,但从来没有说过话。

昨天上午,现代快报记者来到水关桥的桥洞下方,那里有一块用竹篱笆拦起来的空地,里面堆放了一些垃圾,还散发着臭味,之前烧东西留下的灰烬还在冒烟。

空地被篱笆围着,只在北侧留

了一个小洞,成年人弯着腰蹲下去勉强可以钻进去。现代快报记者进到空地里发现,在灰烬的不远处,有一张白色床垫,铺着花床单,床垫上还放了一些报纸。床垫旁边有空的方便面碗和快餐盒。武先生猜测,小伙子应该就住在桥洞里,烧火应该是他在做饭吧。

根据武先生目测,小伙子在十七八岁,身高一米七左右,平头,当天他穿着一双白色的运动鞋,还有蓝色运动裤。根据描述,现代快报记者四处打听。附近一家公司的姜阿姨说,大约在20天前,她见过这个小伙子。当时他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桥洞里,姜阿姨还在想,如果是流浪人员,过些天夜里冷了,该给他送床被子来,不然夜里可怎么过。“看他衣服到是蛮干净的,不知道在哪里换的。”她说。

### 沟通 无论怎么问,小伙子就是不说话

一直到昨天下午3点多钟,小伙子终于回到了桥洞里,现代快报记者赶到时,他仍然在烧着火。“你叫什么名字?多大了?是南京人吗?”记者试图跟他沟通,小伙子紧握着手中的树枝,一直在拨弄火堆,也不说话,有时会抿抿嘴,不知道是不是在笑。

因为桥底下有燃气管道,记者提醒他注意安全,他并不听,火烧了一会后,又去旁边捡了些塑料袋放在火堆上烧。没办法,记者只好联系了民警。宝塔桥派出所民警很快赶来,把他带回派出所。

坐在调解室的椅子上,低着头,始终抓紧手中的一瓶水,这是他刚才烧火的时候就拿在手里的。“到了派出所就像到了家一样,你不要烦了。”看小伙子挺紧张的,保安孙富强试着安抚他,还拿了饼干过来,不过小伙子并不“领情”,始终低着头不说话。

保安殷久平蹲在小伙子面前,轻声地问他。几分钟过去,小伙子除了吐出几个谁也听不懂的字外,再也沒开口。后来民警高健红拿出纸笔让小伙子写字,才得知他姓宁,20多岁了,家在淮安。

### 原来如此 他内心受过伤,经常来这

虽然有了姓名和地址,但民警仍然很无奈,他的老家在淮安的一个农村,找不到联系电话,又不说话,这可怎么办。“他是成年人,必须得遵循他自己的意愿。”

尽管费了很多力气,但保安殷久平和孙富强仍然没放弃,他们坐在小伙子身边,告诉他,他们两个人都可以当他叔叔了,如果自己孩子不见了,父母会急疯的。见这招不管用,高健红开玩笑地问他,是不是失恋了,没什么大不了的,都是大人了,要勇敢面对。

可小伙子始终无动于衷,只在听到声音的时候抬起头,然后又低

下去。幸运的是,民警最终联系上他的家人。原来,小伙子和母亲住在水关桥附近,他的母亲说,两年前孩子因为感情问题受过伤,自此得了自闭症,后来就经常到水关桥底下烧火,默默地盯着火看。

民警提醒家人多关心他,并教育他以后不要再去烧火了,桥洞下易燃物品多,很容易发生意外。当天傍晚6点左右,家人带着小伙子离开了派出所,回家去了。“回家就好。”关心他的市民听到这个消息,终于安心了。

(武先生线索费50元)